黃氏逸書考

譙周五經然否論　甘泉黃奭學

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

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穀梁傳注

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

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

小紀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下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

虞喜難之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

要合子於父舍經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已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已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 通典

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

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

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後漢書禮儀志注

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詩正義引譙周說

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 禮記正義引譙周說

在已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 同上○案此上三條俱當爲五經然否論附錄於此

房景先五經疑問　　甘泉黃奭學

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木運告昌瑤光啟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代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改既事同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鯀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在上下土是冒道高者負扆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鯀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爲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禋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鍾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渝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

見享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
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
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
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
於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記日而代求之
二三未究往旨
問湯剋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
社爲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爲主道協
無爲天地是依棄德弗從百靈更祀周武承

天禮存咸秩升后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祇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稟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告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周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黃剖別人道爲尊含靈佇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啟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兆巨聲爲貽厥之謀訓

萬世而開安忍之路求之反衷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為明竊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尙恩舊德見食入象載其美五宥一刺禮經寶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殷禮不廢三監亂德蔡嗣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懲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罪受渝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為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與

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嗣異門爲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方齊服是追哭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庶母無緦葛者以戚非天屬報養止身私雖異域恩不及已止體於下可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緦練之後縗絰已除猶有慘素未忍從吉

壽之初創巨方始復弔之賓尙改緇襲
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弟孫豈天理是與
向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
從夫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
行極昏淫禍傾合卺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
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正存則矩割不忍之
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衆逆以殺爲虐而肆道
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朝臣不宜糾旣事
反人靈告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丘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胄禮不上通昏痡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誕崇牲肆尊禮不虛革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

屈於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誠虞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不棄鑒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黿失辰靈威弗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卽傳所言殆非虛矣何承而制

問尚書胤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日衡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敵辰次舍無代履端屢登歸餘歲閏是以爰命羲和升準徂節使晷數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

律燿靈爽次卽官闕永容可爲愆玄象一差
未成巨戾且抄秋豈固星之辰授衣非合璧
之月敘食弗當積失如珠律度暫差便遘殄
絕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
愆咎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
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譴見正陽
日維戊午生育相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

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日時譬之在日有爽明倒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禀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既修素王斯著方興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並魏書本傳）

漢學堂經解　　逸書考

孟子劉熙注

甘泉黃奭學

王曰叟

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史記魏世家集解

沛然下雨

沛然注雨貌華嚴經音義卷第四

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

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後漢書注引此節與今本孟子異案後載劉熙注當是劉熙本

折枝若今之案摩也後漢書張皓王龔傳論注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雪宮離宮之名也文選謝惠連雪賦注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春遊曰遊秋遊曰豫之象馮惟訥詩紀　張古詩類苑

鄒與魯鬨

鬨構也構兵以鬭也孫奭音義

公孫丑上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

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文選李蕭遠運命論

注

公孫丑下

孟子去齊宿於晝

齊西南近邑晝音獲 史記田單列傳集解

滕文公上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 孝經庶人章正義

蓋歸反虆梩而掩之

虆盛土籠也 詩大雅緜篇釋文

滕文公下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汝掌乘王良曰不可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橫而射之曰詭遇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注 張平子東京賦注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文選枚乘七發注

脅肩諂笑

脅肩竦體也文選揚子雲解嘲注

病于夏畦

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文選顏延年和謝監靈運詩注

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文選潘安仁在懷縣作詩注

污池沛澤

沛水草相半後漢書崔駰傳注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如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

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文選張景陽雜詩注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文選劉伯倫酒德頌注案焦循孟子正義引淮南氾論訓槽矛無擊高誘注槽讀領如蠐螬之蠐螬槽因可假借

仲子織屨妻辟纑以易之

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 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離婁上

滄浪之水清

滄浪水色也 文選陸士衡塘上行詩注

離婁下

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饜酒肉 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王景玄雜詩注 潘安仁寡婦賦注 齊人下

有有字末酒肉下有而後反三字 顏延年秋胡妻詩注引良人出必厭酒肉七字

婦人稱夫曰良人 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 顏延年秋胡妻詩注

古詩十九首注王景玄雜詩注引劉渠誤

萬章上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文選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史記作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後同惟歸中國作之中國天子下無之字案史記集解引劉熙曰於是遂反以反釋歸可證此文爲劉熙本

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

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國故曰中國史記五帝

本紀集解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

祭祀與史記夏本紀集解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今潁川陽城是也史記夏本紀集解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崇高之北史記夏本紀集解

萬章下

貪夫廉韓詩外傳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
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
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貪夫廉儒夫有立志漢書王貢兩龔鮑
傳序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儒夫
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
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後漢書王暢傳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儒夫有立志丁鴻傳論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儒夫有立志
列女傳曹世叔妻曰昔伯夷去國天下服其
廉高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儒
夫有立志藝文類聚隱遯下引魏王粲弔夷
齊文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儒夫文選傅
季友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孟子曰聞伯
夷之風者貪夫廉儒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
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袁彥伯二國
名臣序贊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有世之下貪莫不興起晉書羊祜傳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齊之操無以尚也臧琳經義雜記案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爲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梁有綦毋邃注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與

告子上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

孟子以爲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文選謝惠連雪賦注顏延年祭屈原文注引白玉之性堅五字

告子下

而摟其處子

摟牽也力頭切文選嵇叔夜琴賦注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爲人也好善

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剋文選王仲寶褚彥回碑文注

盡心上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王行狀注

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

致至也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操也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

猶棄敝屣也

屣草履可履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注

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愛而不敬者入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文選束廣微補亡詩注

附錄

隱度也括猶量也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注 崔子玉座右銘注引上句

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

茅亶騶大夫喪母哀毀而死熙時子孟子外書孟子曰

樂正子春生孝也茅亶死孝也注引劉氏熙

劉炫規過

甘泉黃奭學

元年春王正月隱元年經

注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疏劉炫爲規過云元正維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居正規稱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先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

莒人伐杞取牟婁 隱四年經

注書取言易也疏劉炫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

冬宋人取長葛 隱六年經

注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疏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入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隱七年經

注但言以歸非執也疏劉君引沈子郝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隱八年傳

注許田近許之田疏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爲說公羊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憑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隱八年傳

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

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疏為謚因以為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為之謚因將為族以謚為族者衞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為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隱十年經注書取克之易也疏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

及大逵弗及隱十一年傳

注逵道方九軌也疏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逵爲九道交出也又涂乃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途

故傳於鄭國每言逵也劉君以爲國國皆
有逵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及其大夫孔父 桓二年經

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
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疏杜君積累其惡
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

以郜大鼎賂公 桓二年傳

注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城武
縣東南有北郜城疏劉君謂杜注郜國

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宋邑濟陰城
武縣東南有郜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
不遠何得所為郜國所為宋邑劉以南郜
北郜並宋邑別有郜國以規杜氏
大路越席桓二年傳
注大路玉路疏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為
木路妄規杜氏
藻率鞞鞛桓二年傳
注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疏劉君以毛詩

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

三年春正月（桓三年經）

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所頒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疏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

月箴杜　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於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于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

閏者是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
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
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
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
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
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
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旣言歷爲
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
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說

難得而通又案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

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

牆咎如潰之類是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

耳

嘉粟旨酒桓六年傳

注粟謹敬也疏劉炫以粟爲穗貌而規杜

非

宋人執鄭祭仲桓十一年經

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

之也疏劉君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妄規
杜氏劉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
許叔入于許桓十五年經
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
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
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
非國逆例疏國逆正例據去國而來許叔
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其實許始復國
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事

有國逆之理故于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例耳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

冬城向桓十六年經

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

月郤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疏劉炫規過以爲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敎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

儒以爲建戌之月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元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邱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末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

以蔡侯獻舞歸莊十年經

注獻舞蔡季疏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案此駁杜氏釋例死之與生皆與滅同之說

齊人執鄭詹莊十七年經

注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疏劉炫以此註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楯

遇觀之否莊二十二年傳

注觀六四爻變而爲吉疏劉炫云觀之否

者爲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

皆不取後卦之義

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莊三十二年傳

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

屋之桷反覆門上疏劉炫規過云公言犖

有力　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

投車蓋過於稷門

辛廖占之日吉閔元年傳

注辛廖晉大夫疏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

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
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閔二年傳
注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
曲沃爲大都疏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
寵之徒不爲晉發故劉炫云二五嬖賤不
得爲二政太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
都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僖五年傳

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疏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

宋公御說卒僖九年

注四同盟疏御說以莊十三年即位十六年盟于幽十九年于鄄二十七年于幽元

年于檉四年于召陵五年于首止七年于甯毋八年于洮皆魯宋皆在是爲八同盟不數莊公之盟檉盟經不書亦不數故云四同盟劉君乃數莊公之盟又不數召陵以爲六同盟而規杜

卜徒父筮之僖十五年傳

注卜主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疏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亦

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

涉河侯車敗詰之僖十五年傳

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已故詰之疏劉炫以爲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爲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三敗也

三敗及韓僖十五年傳

注晉侯車三壞疏劉炫云此一句是史家

序事充卜人之語言秦伯之車三經敗壞

至於韓而晉始懼

此一役也僖十五年傳

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咸服復可當一事之

功疏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知不然

者呂甥之言勸秦伯而納晉君假稱君子

之意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

勸秦伯若直論韓戰之役於秦未有深利

何肯納也故杜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僖十六年經

注稱字者貴之疏劉炫以季為氏而規杜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賜族非字也

夏滅項 僖十七年經

注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疏劉炫云案傳齊人以為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軍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僖十九年經

注不言社赴不及也疏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僖十九年傳

注東夷皆社祀之蓋殺人而用祭疏劉炫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僖二十三年經

注三同盟疏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
杜氏
公賦六月傳二十三年傳
注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
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其令稱詩篇者多
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疏劉炫規過云案
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
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
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令尹賦大明

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僖二十五年傳注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疏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按經徑古多通用如楚詞招魂經堂入奧王逸注經一作徑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引舊音經

室如縣罄僖二十六年傳

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令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疏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桷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噉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曰如罄在縣下無粟帛炫乃以服義規杜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僖二十六年傳

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

祝融之十二世孫疏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僖二十七年傳

注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疏劉炫云下軍於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

之從以規杜氏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僖二十八年經

注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疏劉炫規過以爲晉人告略

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斾之左旃僖二十八年傳

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大斾旗名繫旐曰斾通帛曰旃疏劉炫規過爲以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斾左旃不失牛馬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僖二十九年傳

注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疏劉炫以爲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

鄭伯捷卒僖三十二年經

注文公也三同盟疏三同盟皆據王臣臨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謬

晉人敗狄於箕僖三十三年經

注郤缺稱人者未爲卿疏劉炫云案[illegible][illegible]

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缺也傳稱
人者晉諱爲以微人告
作僖公主文二年經
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
遷入於廟疏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
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
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
之言不可通于此也論語哀公問主於宰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竝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未爲得也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文二年傳

注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疏劉炫以爲直據兄弟大小

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

反過甯甯嬴從之文五年傳

注嬴逆旅大夫疏劉炫以甯嬴直是逆旅

之主非大夫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文六年傳

注聞晉侯疾故疏劉炫以爲聘使之法自

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

晉侯有疾

焉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文七年傳

注爲明年晉歸鄭衞田張本疏劉炫以爲歸鄭及歸衞田怪傳文歸衞不歸鄭而規杜氏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文八

注又取衞地以封之今幷還衞也申鄭地疏劉炫云服虔以爲致之於鄭以服言是規杜

蔡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

貉文十年傳

注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疏劉炫以爲告文畧故不書陳鄭宋

邾子蘧蒢卒文十三年經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疏蘧蒢邾子瑣之子也莊二十九年即位僖元年與魯盟于犖

而云未同盟蓋據文公爲言故云未同盟

劉炫以舉盟規之非也

惠叔猶毁以爲請文十五年傳

注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

毁過喪禮疏劉炫云敖去年九月卒至今

年夏據月未帀不得稱期年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文十六年傳

注蚡冒楚武王父疏劉炫云案楚世家蚡

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

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麑死不擇音 文十七年傳

注音所休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疏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而難杜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宣元年傳

注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疏

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

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

故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

也案此言會諸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弑昭

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

齊賂而稱皆以爲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

盟案十七年會于扈尋檢經傳全無魯討

齊之事豈得違背經傳妄指十七年乎但

宋弑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爲魯討齊其罪小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爲十七年之事違背經傳而規杜

鄭伯蘭卒宣三年經

注再與文同盟疏蘭以僖三十三年即位文二年盟於垂隴七年於扈十四年於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以此規

之

以盈其貫宣六年傳

注貫猶習也疏劉炫云案尚書泰誓武王數炫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宣八年傳

注舒蓼二國名疏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

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二國而規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宣九年經

注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疏釋例扈是鄭地故云卒於竟外黑臀以二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杜注春秋又爲釋例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于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爲然劉炫以此規杜非

也其君卒或書地或不書地皆從赴今云卒於竟外故書地者晉侯實在竟外卒非以爲例也劉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於鄵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於曲棘竟內亦書卒非竟外

衛侯鄭卒宣九年經

注三與文同盟疏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於洮二十六年於向二十八年於踐土文七年於扈十四年於新

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
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
炫以此規杜
先穀佐之宣十二年傳
注彘季代林父疏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
何以知是彘季以穀非彘季以規杜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宣十二年傳
注賜老則不計勞疏劉炫云老者當有恩
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

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宣十三年傳）

注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疏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宣十二年傳）

注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疏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

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宣十四年傳

注以有平國之功復以女妻之疏劉炫以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旣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

於是有庭實旅百宣十四年傳

注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疏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帛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襄十四年傳

注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

備疏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秪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

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爲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於聘總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

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

山藪藏疾宣十五年傳

注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疏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成二年傳

注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敗

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逆入狄卒疏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帥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於狄卒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維命是聽成二年傳

注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疏劉炫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

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虛稱未然之事乖違
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成二年傳
注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非此
車所建所服之物疏劉炫以爲既言先路
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
義也
用蜃炭成二年傳
注燒蛤爲炭以瘞壙疏劉炫以爲用蜃炭

者用蜃復用炭

何臣之爲成二年傳

注若言何用用爲臣疏劉君還以爲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成三年傳

注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疏劉炫以爲廧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

二月辛巳立武宮成六年經

注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疏劉炫以爲唯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

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成十年傳

注肓膈也心下爲膏疏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爲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劉炫以爲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膈改易

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成十三年傳

注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

此意疏劉炫以爲誣秦實無諸侯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成十三年傳

注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疏劉

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已君皆曰寡君今

呂向雖奉君兼有已語稱寡君正是其理

杜何知宜爲寡人稱君爲誤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成十六年傳

注二族强故在公左右疏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成十六年傳

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疏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

郯子貜且卒 成十七年經

注五同盟疏貜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此年于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郯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而規杜過非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 成十七年傳

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疏劉炫以爲士鞅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襄四年傳

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疏劉炫云杜爲

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卽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繁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繁爲肆夏之別名也若繁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

戎狄荐居襄四年傳

注荐聚也疏釋言云荐再也孫炎云荐草

生之再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
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
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使西鉏吾庀府守襄九年傳
注府六官之典疏劉炫以爲府守謂府庫
守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襄十一年經
注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

之疏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莒

公至自會襄十一年經

注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疏劉炫云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爲此注而云不果侵伐

吳子乘卒襄十二年經

注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疏劉炫云杜於五年注以爲公及其盟還而不

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

赴以名何爲兩注自相矛楯

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襄十四年傳

注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

徇於路求歌謠之言也疏劉炫以爲杜不

見古文以遒人爲宣令之官徇路求諫而

規杜氏

邾子牼卒襄十七年經

注宣公也四同盟疏牼以成十八年即位

其年盟於虛朾襄三年於雞澤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六年於溴梁皆魯邾俱在凡六同盟沈氏云去虛朾之盟又不數溴梁故爲四劉炫以爲杜氏誤

曹伯負芻卒於師襄十八年經

注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疏負芻以成十四年即位十五年盟於戚十七年於柯陵襄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

十六年於湨梁凡六同盟不數成公之盟湨梁是大夫去之是爲三劉炫以杜爲誤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襄十八年傳

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疏劉炫云案下傳范鞅門於雍門又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既門其三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於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爲圍乎

齊侯環卒襄十九年經

注世子光三與魯同盟疏環以成十年卽位十五年國佐盟於戚十七年同盟於柯陵十八年崔杼於虛朾襄三年世子光於雞澤五年世子光於戚九年世子光於戲十一年世子光於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爲杜誤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襄二十一年傳

注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疏劉炫云按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襄二十一年傳

注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疏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勳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有謨勳

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

夏邾畀我來奔襄二十三年經

注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疏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

奔亡亦多所書維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爲兩說自相矛楯乎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襄二十三年傳

注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疏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規杜氏按杜謂年十七劉謂計年十不得爲十七此亦如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蓋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

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此悼子之年亦猶是也是左杜者不必以十七爲非右劉者不必以十六爲是凡以權之夏正周周正之至當而已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襄二十三年傳

注七輿官名疏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爲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

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亦興紂七人

炫謂服言是

在周爲唐杜氏襄二十四年傳

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武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氏疏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卽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

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胄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于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並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唐非劉累之後又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並封而規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己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于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

言已之遠祖數自譏訐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于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

齊人以莊公說襄二十五年傳

注以弑莊公說晉也疏劉炫云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弑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讐既死今新君服從君也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襄二十五年傳

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疏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

及處守者 皆有賂襄二十五年傳

注皆以男女為賂疏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為賂劉炫以為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

賂之非以男女爲賂與杜異也

晉侯許之 襄二十五年傳

注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疏劉以爲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

同盟於重丘齊成故也 襄二十五年傳

注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疏劉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

町原防 襄二十五年傳

注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疏劉炫云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隰相配非是不得爲井田也釋地于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原孫炎云可食謂有井田也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先八邑襄二十六年傳

注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疏

劉炫云按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爲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喦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襄二十六年傳

注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疏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

伯有賦鶉之賁賁襄二十七年傳

注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疏伯有賦此詩者是有嫌君之意於是鄭簡公是穆公之元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幷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爲非兄而規杜

且觀優至於魚里襄二十八年傳

注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疏劉炫以

爲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

氏

庚午衞侯衎卒襄二十九年經

注四同盟疏衎以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

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

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

年于戚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宋

衎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

炫以爲杜云四同盟者誤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襄二十九年傳

注思文王之德無貳畔之心有哀音衰小也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疏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

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傳

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疏劉炫以
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
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
降婁中而旦襄三十年傳
注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疏劉炫
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氏
三月取鄆昭元年經
注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疏賈
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

以賈說爲是故又規杜云案傳武子代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爲易將卑師少乎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昭元年傳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疏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

十一月己酉昭元年傳

注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疏劉炫以爲杜云誤者以十一月爲誤當云十二月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昭元年傳

注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疏劉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

見烝後卽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交爲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遥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昭三年經）

注襄二十五年盟重丘疏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二年滕子卒自爾以來襄五年盟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阿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魯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

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以否杜氏之意疑故指重丘近者而言劉炫以爲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

西陸朝覿而出之昭四年傳

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疏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

叔禽叔椒子羽昭五年傳

注皆韓起庶子疏劉炫以爲叔禽等亦是

韓起之族

羊舌四族昭五年傳

注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疏

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

因其十家九縣昭五年傳

注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

疏劉炫以爲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別更稱

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

族故爲十家也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昭七年傳

注公孫段豐氏黨疏劉炫云段即豐氏當言駟氏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昭八年經

注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疏劉炫云往年衛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于虢此不數虢以杜爲上下自相反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昭九

年傳

注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疏劉炫不審思杜意怪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而規杜氏

逐楚而建陳也昭九年傳

注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疏劉炫乃改逐爲遁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而規杜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昭十年經

注十一同盟也疏成以成十六年卽位十七年盟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魯宋俱在凡十三同盟杜意盟數多者不數特盟襄十五年向戌盟于劉及虢盟不數劉炫數以規杜過

朝有著定昭十一年傳

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疏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昭十一年傳

注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疏劉炫以爲傳言

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爲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櫟邑之一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咎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爲櫟人也鄭衆云子元卽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偪弱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

請爲左拒卽云曼伯爲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爲一以規杜氏

春齊高偃率師納北燕伯于陽（昭十二年經）

注高偃高傒玄孫疏劉炫云杜謂以偃與酀爲一亦云高傒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酀非玄孫也

公子憖遂如晉（昭十二年傳）

注憖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疏劉炫云杜以憖還不復命

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爲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愁故不書如

晉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昭十二年傳

注淮水名坻山名疏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昭十二年傳

注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疏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入反西南之昔陽也旣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卽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

陽有肥累之城案肥累之城見下文注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竟不必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昭十二年傳

注子革鄭丹夕莫見疏劉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

是四國者皆足畏也 昭十二年傳

注四國陳蔡二不羹疏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

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藝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昭十三年傳

注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疏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以爲杜非

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昭十三年傳

注信義不明則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疏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既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昭十四年傳

注於義未安直則有之疏劉炫云直則是

義而規杜氏

受脤歸脤昭十六年傳

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

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疏劉炫故違

傳證以破先儒以爲脤亦祭廟之肉以規

杜氏

許不專於楚昭十八年傳

注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疏劉炫云當時

許之於楚更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今杜必以爲舊國不專心事楚者以此傳許謂鄭人云余舊國許畏於鄭尚以舊國不肯事鄭明以舊國亦不專心事楚劉以爲畏鄭不專心事楚苟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及師至則投諸外 昭十九年傳

注投縋城外隨之而出疏劉炫云唯投縋

城外婦人不出

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昭二十年傳

注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疏內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令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故誤不言劉炫以爲日誤而規杜氏非也

七音昭二十年傳

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疏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何爲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說謬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昭二十一年傳

注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

七年疏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劉以鄭注掌客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大牢而規杜

戊辰吳敗頓胡陳蔡之師于雞父昭二十三年經

注不書楚楚不戰也疏劉炫用服虔義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違背傳文而規杜非也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昭二十三年傳

注自京入尹氏之邑疏劉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昭二十三年傳

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疏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曰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

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韓戰貶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

對曰何害同德度義昭二十四年傳

注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疏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者彊萇弘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

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卽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昭二十四年傳

注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疏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劉炫以杜爲過而規其短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昭二十五年傳

注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

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疏劉炫以爲昭子賦車轄不爲逆女新宮非婚姻之事而規杜過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昭二十五年傳

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疏杜以天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非也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昭二十五年傳

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郰人自服不成圍疏劉炫以爲此時圍郰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昭二十六年傳

注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晩疏劉炫云杜以朝旣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爲王告入在前朝奔在後故

先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昭二十六年傳

注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疏劉炫云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注又云王入乃告諸侯以二注不同將爲杜失

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昭二十六年傳

注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

疏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兔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案周語但言求王子不云求殺之是益横周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矯誣先王昭二十六年傳

注先王謂景王疏劉炫以爲先世之王而規杜氏非也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昭二十七年傳

注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疏劉炫云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

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

木正曰句芒 昭二十九年傳

注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疏賈逵云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而規杜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昭二十九年傳

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疏劉炫以爲烈山

氏卽神農非諸侯而規杜

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昭三十二年傳

注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疏劉炫以爲崇文德之教而規杜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定四年經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疏劉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

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以爲日誤而規杜氏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定四年經

注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疏劉炫規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案襄二十五年盟重丘亦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

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定四年傳

注社稷動謂國遷疏劉以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

九月大雩定七年經

注過也疏賈逵云旱也劉以賈言規杜

公會晉師于瓦定八年傳

注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疏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畧稱師乎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定九年經

注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疏劉炫以爲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

得用焉曰獲定九年傳

注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疏劉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以杜解爲非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定九年傳

注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疏劉炫云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

非是將帥杜何知帥爲東郭書若東郭書

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皙幘而衣貍製

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爲帥被

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定十三年傳

注垂葭改名郥氏疏劉炫以杜注自違釋

例以爲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

夫屯晝夜九日哀元年傳

注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里屯守

蔡疏劉炫云杜言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
令人在壘裏屯守蔡然則未築壘前兵豈
遠城乎壘成之後兵復出壘乎以圍人夜
守常事何言晝夜九日以後兵豈散乎炫
以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
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劉炫以丁
夫築城晝夜九日杜必以夫爲兵屯守九
日者以屯是戍守之名詩序云屯戍於母
家又案傳晉有軘車皆是兵之屯守經籍

未有作役之人而爲屯守之號者故杜爲
此解劉妄規其失非也
齊侯衞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衞
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哀元年傳
注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
鮮虞狄師賤故不書疏劉炫以齊衞會乾
侯救范氏者師相會齊因而行伐二君親行
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後魯與鮮虞會之
齊侯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眾故

稱師衞將尊師少故云孔圍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義出百塗並得通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哀二年經

注句繹邾地疏劉炫以句繹爲小邾地而規杜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

師不如死哀六年傳

注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疏劉炫言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令伐更敗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以規杜氏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哀八年傳

注鄫人教吳必可克疏劉炫以爲實克武城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哀八年傳

注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疏劉

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篇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爲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哀二十年傳

注孔子始老故爲弔也疏劉炫云案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贛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

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子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哀十二年傳

注此事經在十二月蠡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疏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哀十三年傳

注二臣執與寅疏劉炫以爲吳晉二臣

逢澤有介麇焉哀十四年傳

注介大也疏劉炫以爲一麇而規杜氏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十六年經

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疏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

衡流而方羊裔焉哀十七年傳

注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疏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

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哀十七年傳

注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疏劉炫以爲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哀十九年傳

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疏劉炫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

劉炫規過終